

教师主体性重塑：AIGC 赋能外语教学设计的案例研究

代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真实教学案例，探讨 AIGC 技术在赋能外语教学设计中对教师主体性的潜在影响。在案例中，DeepSeek 在生成文献综述评价框架时，为规避“CRAP”的负面语义，将其改写为“CRAPP”，并建议增加第五个评价维度，引发学术规范与形式合理之间的张力。文章从算法机制、学术伦理和教育价值三个维度批判分析，指出 AIGC 在语义关联、文化适配和学术严谨性方面存在局限，其输出实质是算法权力与学术逻辑互动的结果。研究强调，教师应在人机协同的教育情景中强化其主体性，成为内容审核者、创造性转化者和伦理守护者，通过批判性使用 AIGC，将技术偏差转化为培养高阶思维和数字素养的教学资源。

关键词：AIGC；教师主体性；学术规范性；教学伦理；技术逻辑

引言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凭借其深度学习能力与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正在迅速融入教育领域，成为新型的教学辅助工具，尤其在教学设计、资料生成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技术的介入并非价值中立。AIGC 内在的算法逻辑与运行机制，可能在不经意间侵蚀学术的严谨性与教师的教学主体性。本文基于一次真实的教学案例，剖析 AIGC 在辅助教学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重新审视教师在智能时代不可替代的角色与价值。

在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教学准备中，笔者运用近两年国内备受追捧的 AIGC 模型 DeepSeek 进行教学设计。在文献综述评价部分，DeepSeek 生成了名为“CRAPP”的文献综述评价框架。笔者发现该框架名称包含五个字母，却对应四个评价维度：Coverage（覆盖度），Relevance（相关度），Analysis（分析深度），Positioning（定位清晰），于是质疑。DeepSeek 对此解释为：“crap”在英语俚语中有“废话”“垃圾”等负面含义，在教学情境中直接使用 CRAP 容易引发尴尬。为避免不当联想，同时保持框架名称的易记性，采用“CRAPP”这一表述，并建议引入第五个评价维度：“Presentation(呈现方式)”或“Proofreading（校对质量）”，以保持名称与维度数量在形式上相符。

该案例反映出 AIGC 基于概率与语义关联的生成机制，与学术规范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张力。本文以此案例为出发点，展开多维度探讨，揭示 AIGC 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内在局限性，聚焦 AIGC 赋能教育的新语境下如何重构教师的教学主体地位。

一、CRAPP 框架事件的批判性分析

DeepSeek 作为大语言模型，基于算法运行。当 DeepSeek 根据指令生成 CRAPP 框架，服务教师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语境下的毕业论文学术写作教学，DeepSeek 便成为被学术场域结构形塑，能动地参与场域内符号权力再生产的行为体，它的输出是特定学术场域逻辑与算法权力互动的结果。CRAPP 框架生成的偏误，正是其内部算法权力与外部学术场域权力的一次错位碰撞。

（一）算法的“符号暴力”与教师的“学术规训”

DeepSeek 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模型与算力支持，并通过认知交互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模型。^[1] 该模型快速响应教师指令，生成结构化的文献综述学术评价框架，利用首字母缩略法命名，使框架简洁、易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备课效率，也为学生学习提供明晰的目标导向。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当模型识别到框架名称缩写“CRAP”与“废物”这个负面词汇的强语义关联时，自动启动避讳机制，试图增加一个“P”来优化输出，结果导致 CRAPP 框架名

基金项目：重庆市 2024 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大语言模型外语教学与研究应用”专项项目“AIGC 赋能高校外语课堂实践应用与研究”（编号：243013L）；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专项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下高校外语教师能力结构再造研究”（编号：K23ZG2230268）。

作者简介：代红（1974—），女，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商务翻译。

称与后面四个具体要素表达不一致。当笔者发现该问题，并进一步追即时，DeepSeek 提出增加第五个要素 Presentation 或 Proofreading。但新增要素与前四个要素在内容上形成逻辑断裂，补丁式加“P”的机械操作仅帮助实现形式一致。

DeepSeek 的优化失误不仅反映出其在语义关联与学术规范之间的处理困境，更揭示其缺乏真正的知识理解与价值判断能力。其算法逻辑遵循“形式优先于本质”的原则，倾向于优先考虑语言符号的关联性与文化避讳，而忽视学术语境对术语严谨性的要求。为了维护符号系统的“正确性”（避免与“废物”关联），模型不惜修改学术内容，实则构成对学术规范无意识的符号暴力，即技术系统对意义系统的强制性干预。

本案例中，教师的质疑成为事件的关键转折，展现出批判性思维与学术敏感性，是对语境的“拨乱反正”，重申了学术语境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该行为可视为教师作为学术守门人对 AIGC 输出进行的批判性规训，也是人的主体性对技术权力的一次制衡。框架事件揭示出技术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正是 AIGC 赋能教育过程中亟待反思的风险所在。

（二）技术逻辑与育人价值冲突

AIGC 依托海量通用语料进行训练，其语言处理本质上是去语境化的。这意味着它难以真正理解特定场景下的话语体系、文化分寸与社会规约。DeepSeek 对“crap”一词的负面含义极度敏感，基于讨喜与避讳的文化适配策略进行了添加“P”的操作。该行为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表面的文化冲突，实现了形式上的文化安全。但没能考虑特定教育场景、对象和目的，从而牺牲了内容的真实性与学术表达的准确性、严谨性。这折射出 AIGC 的“幻觉”特质，为回避冲突而采取策略性应对，反而引发新的意义冲突。

这种技术逻辑不仅影响内容的准确性，更对教育目标形成潜在冲击。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传授客观知识，培养学生批判性看待世界的能力，而非营造绝对安全的语言环境。DeepSeek 将学术术语进行“无害化”处理，实则构成对学生的过度保护。其背后隐含了对学生认知能力的低估，假设他们无法区分“crap”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这种将学生与一切潜在冒犯性材料隔绝的做法，是带有反智倾向的保护主义，剥夺了学生在辨析、批判与思考中成长的机会。世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技术的边界，也是教育实践的起点。教师的职责在于善用技术，引导学生直面真实，开展批判性思考，而非屏蔽现实问题的考验，将学生置于由算法构建的“信息无菌舱”中。

（三）教学伦理审视

AIGC 的价值取向是算法优先，追求高效生产、用户满意和风险规避。教师的价值取向是育人为本，注重知识的准确性、逻辑的严谨性、思维的批判性和学术的诚信度。这两种价值取向在本案例中发生了直接冲突。DeepSeek 为了所谓的易记和无害表达，牺牲了学术术语的准确性和学科专业性，将原本具有明确学术内涵的框架异化成表面安全、实则失真的记忆工具，实属本末倒置。

人工智能技术应始终作为教学活动的辅助工具，教师作为教学设计的主导者，必须具备驾驭技术的能力。^[2] 教育工具服务于严谨的知识，而非知识为工具的便捷性让步。教学设计不能以模糊或歪曲知识本身为代价来提升用户体验。进一步而言，AIGC 的应用不是价值中立的操作行为，而是一项蕴含价值判断的伦理实践。教师必须牢牢掌握教学决策的伦理自主权，不能将涉及价值判断的教学责任移交算法代理。建议师生协同制定课程场景下 AIGC 的使用伦理准则，核心包括：对 AIGC 生成内容始终保持批判性审视，杜绝无甄别接纳；将事实准确性作为内容核查首要标准，确保信息来源可靠；坚守学术底线，不采用无证据支撑的学科核心概念修改。这类伦理准则的构建是为了推动 AIGC 与教育教学深度适配，以理性与严谨规范应用，助力知识探索与学习目标达成，切实维护教育本质价值。

二、从 CRAPP 框架事件看教师的主体性重塑

在人机协同日益深入的教育背景下，教师应在教学中处于何种位置？CRAPP 框架事件带来的启示是：教师的主体性非但不应被技术削弱，反而亟须在新的智能环境中进行重塑和加强。AIGC 可以生成有缺陷、敷衍或包含事实错误的内容，但教师不能。教育的本质要求教师必须承担起保障知识准确、恪守学术严谨和引导学生深度思考的责任。因此，教师应全程把控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各环节，审慎对待技术生成内容，合理改造、批判性接受，甚至进行创造性教学设计，将技术的“失误”转化为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数字素养的契机，从而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课堂，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者。

（一）教师作为教学设计最终责任人

在 AIGC 参与的教学过程中，针对 AIGC 生成的所有材料，教师都必须以专业知识和批判性思考为过滤器，做好审核、评估与修正，为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学术性负责，成为不可替代的最终责任人。AIGC 的本质是语言概率模型，目标是生成合乎语法

与语境规律的文本，并不保证内容的真实和准确。这正是 AIGC 时常生成看似合理实则谬误的内容的根源所在。本例中，DeepSeek 将通用语境中“crap”的负面含义错误地移植到专业学术语境。这正警示我们，教师必须严格审阅 AIGC 生成的内容，甄别其可能存在的事实错误、逻辑漏洞和语境偏差，并基于具体的教学场域判断生成内容的规范性与适切性。绝不能把 AIGC 输出的内容奉为标准答案全盘接受，本次“CRAPP 框架事件”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教学素材，它生动揭示了技术应用的局限，为教师引导学生批判性审视技术、培养数字素养提供了宝贵机会。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爆炸，批判性消费信息比生成信息更加重要。由于预训练数据偏差、语料偏见等客观因素，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存在准确率不足的固有缺陷。^[3] 教师对 AIGC 生成内容的审阅，是其利用专业素养与知识储备进行评判性思维的公开示范，彰显了教师对“真”的判断和坚持，是对教师作为专业知识过滤器与学术规范守门人的生动诠释。

(二) 教师作为教学内容的创造性转化者

AIGC 依照指令生成内容，但算法的限制可能使其生成错误的信息，从而阻碍或干扰教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人类的认知与思维方式，要求教师善用技术，引导人机协同，创新教学模式。^[4] 凭借辩证思维、教学经验、教育智慧和对学习心理的深刻洞察，教师可以将 AIGC 的失误转化为教学契机，创造性设计教学情景，促进深度学习。

在本例中，笔者运用 AIGC 设计的表层目标是评价文献综述写作，因此，笔者可以默默地把 AIGC 生成的 CRAPP 改成 CRAP，但这样做仅仅消费了 AIGC 的“错误产品”，又生产了一个“正确产品”。本次教学更重要的深层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批判性评价信息源的能力，是关于如何思考的元认知教学。因此，笔者从工具使用者转变为创意设计者，把关注的焦点从“产品”转移到“过程”，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将 AIGC 生成错误内容的过程本身，变成宝贵的教学原材料，抓住 AIGC 犯错这个契机，呈现了生动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示范。具体教学设计为：将 AIGC 生成的“CRAPP”框架和教师的追问过程作为真实课堂案例，引导学生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1）该框架本身是否合理？（2）AIGC 为何犯此错误？（3）应如何检验 AIGC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这三个问题分别聚焦框架内容本身、AIGC 的技术局限性和信息素养实践技能。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深入讨论，AIGC 的“失误”转化成为培养学生质疑精神、深化对学术规范理

解的催化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数字素养和伦理意识，帮助他们掌握了一套可迁移的、适用于应对未来海量信息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这样一来，在教师的主导下，一次技术偏差被成功地转化为一堂富有成效的批判性思维与学术素养训练课。

除此之外，针对该框架事件隐含的其他要素，比如文化语境脱节，也可以将此案例拓展为思辨性的“语言与文化”课程。例如，将 AIGC 生成的 CRAPP 框架和标准的 CRAP 框架并列展示，引导学生讨论：为何不直接使用 CRAP？AIGC 的顾虑何在？其解决方案是否合理？学术圈中使用此类略带“冒犯”的缩写是否常见？进而由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专业语境的重要性、得体性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智慧地看待语言的“双关”现象。还可以将讨论延伸到商务语境中，探讨在不同文化、不同场合下如何选择得体的语言进行沟通，避免产生类似本案中 AIGC 那样的“尴尬”。通过以上深度解析和教学转化，AIGC 的“失误”就转变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宝贵教学资源和教学工具。

(三) 教师作为价值与伦理的守护者

AIGC 的运作基于数据和算法，表面上价值中立。实际上，其训练数据内嵌的文化偏见与算法本身的价值选择，意味着它自设计之初便是价值涉入的系统，难以保持绝对中立。而教育是以价值塑造为根本导向的自觉实践，不仅传递知识，更承载对真、善、美等基本价值的追求：认知上求真，探索客观真理；伦理上向善，培育社会责任与道德品格；体验与创造中臻美，启迪心智，丰富情感。因此，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价值性活动。

本案中，DeepSeek 生成“CRAPP 框架”的行为违背了学术真实性原则，虚构不存在的术语，构成对学术规范的偏离。若教师不加批判地采用此类内容，则默许了学术投机行为：纵容术语编造与框架拼凑，无形中侵蚀学术操守。通过对 AIGC 生成内容进行审辨与取舍，教师维护的不仅是术语的准确性，更是教育学一贯强调的人文精神与专业自律。教师坚持使用正确的 CRAP 框架，拒绝看似“政治正确”实则缺乏依据的 CRAPP 版本，正是践行价值理性，坚守学术工作的专业规范与伦理底线。在 AIGC 教育应用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教师的核心职责体现为以价值自觉引导技术实践，使工具理性始终受到求真、向善、臻美等教育本质诉求的有力约束与方向指引。

如何负责任地使用 AIGC 是重要的伦理议题。教师对 AIGC 生成内容进行甄别、筛选的行为，本身就

是一堂生动的“负责任使用 AIGC”教学实践。它教导学生不盲信 AIGC 输出，意识到 AIGC 仅为辅助工具，使用者须对其生成内容负责；同时强调学术诚信，杜绝将 AIGC 生成的错误、虚构或不专业内容当作个人成果。教师的审辨行为，实质上构成对技术输出的人文审视与伦理约束，维系了教育语境中人的判断主体地位。

三、结语

在 AIGC 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GC 输出永远是待加工的“素材”而非教育的“标准答案”。这凸显了教师专业判断与教学智慧的不可替代性。实践中出现的 CRAPP 案例，并非技术应用的失败，而是极具价值的标志性现象，它深刻揭示了人机协同的边界：AIGC 擅长拓展思路、提供素材，但育人价值的根本在于教师的人性优势：专业判断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教学设计。AIGC 技术模拟和强化了人类的部分功能，但只有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实现人机协同，才能充分发挥彼此优势，共同推动教育新形态的发展。^[5]因此，教师的主体地位需进一步强化。这要求教师善于对 AIGC 提供的海量信息进

行筛选、判断，将自身评估、批判和整合 AIGC 内容的过程，转化为结构化、可参与的教学实践，实现二次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进行生成式、深度探究式学习，培养高阶能力。教师应自信地拥抱技术，并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以专业智慧驾驭技术，服务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 [1] 李白杨,白云,詹希旎,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1):66-74.
- [2] 张绒.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关于 ChatGPT 的专访[J].电化教育研究,2023,44(2):5-14.
- [3] 黎加厚.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J].课程·教材·教法,2024,44(2):14-21.
- [4] 刘明,郭砾,吴忠明,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高等教育形态:内容、案例与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6):57-65.
- [5] 刘阳,杨绪辉.AIGC 时代教师角色的危机与身份重塑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5,10(3):40-44.